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林雪蘇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蘇雪林自選集

## 中國新文學叢刊 6

著者：蘇雪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所：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一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定價：平裝：四〇元  
精裝：七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一日三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PDG







十一夜大風吹窗戶開衣帳皆被掀落戲作歌

狂風忽作不速客夜半排闥忽作劇衣裊掀騰被擱去帳旻飄飄  
君生翻可憐歸夢正酣美忽被驚破出斷壁昨日踏陽如虎驕氣  
候和暖宜衣綃廢屨求嚴即高枕那料風雨翻怒涛人生禍安起  
不圓抱有空作寒蟲號

民國八年夏夜北平女高時作彈指詞  
已過半世紀矣老矣無成惟有感嘆  
于林

## 小傳

蘇雪林，安徽太平縣人。原名梅，後以字行。筆名有綠漪、杜若、杜芳、天嬰、野隼、老梅……今皆廢不用。幼受私塾教育，僅數年而止，民國三年始在安慶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範，三年半即卒業（原算插班生）在母校附小任教二年，民八升學北平女子高等師範，十年赴法肄業於吳稚暉、李石曾兩先生所設立之海外中法學院，入里昂國立藝術學院，以母病輟學歸。

十四年與南昌張寶齡結婚，任教蘇州東吳大學，上海滬江大學。民國十九年任教安徽省立大學，二十年，任教國立武漢大學，凡十八年。

卅八年赤綫迫近長江，携家走上海，京滬情勢復急，走香港任職真理學會，卅九年復赴巴黎，研究神話，留二年。四一年返臺，任教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曾一度至新加坡任教南洋大

• 集選自林雪蘇 •

學。民國六十二年退休，在家從事著述。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一
第一輯 遊覽寫景	
黃海遊踪	三
擲鉢庵消夏記	七
棧橋燈影	二七
海崖上的謎語	三三
千石譜	三三

羅馬的地下墓道	三九
羅馬的露天劇場	四〇
(附) 羅馬露天劇場的比武	四一
彭貝依古城的憑吊	四三
春山頂上探靈湖	四七
培丹倫岩穴探奇	五七
<b>第二輯 寫作與研究</b>	
我所愛讀的書	八三
談寫作的樂趣	八七
寫作與思想	九七
關於我寫作和研究的經驗	一〇一
文學作用與人生	一二

	第三輯	人物記述	
		胡適之先生給我兩項最深的印象	三三
		我所認識的詩人徐志摩	一三
		陳源教授逸事	一四
		哭蘭子	一五
		悼毓秀	一六
	第四輯	小說	
		偷頭	一七
		迴光	一八
		尼奧璧的悲劇	二二
		月神廟之火	三三
作品書目			

景寫覽遊 輯一第



## 黃海遊踪

黃山是我們安徽省的大山，也可說是全中國罕有的一處風景幽勝之境。據所有黃山圖誌都說此山有高峯與水源各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八，巖八，高一千一百七十丈，所佔地連太平、宣城、歙三縣之境，盤亘三百餘里。相傳我們的民族始祖黃帝軒轅氏與容成子、浮丘公曾在此山修真養性並煉製仙丹，這座山名為黃山，是紀念黃帝的緣故。

民國廿五年夏，我約中學時代同學周蓮溪、陳默君共作黃山消夏之舉，遂得暢遊此山，並在山中住了半個月光景。於今事隔廿餘年，我也曾飽覽瑞士湖山之勝，意大利阿爾卑斯峯巒林壑之奇，法班兩境庇倫牛司之險，但黃山的雲烟卻時時飄入我的夢境。我覺得黃山確太美了，前人曾說黃山的一峯便足抵五嶽中之一嶽，這話或稍失之誇誕，但它卻把天下名山勝境濃縮爲一，五步

一樓，十步一閣，盤旋曲折，愈入愈奇，好像造物主匠心獨運結撰出來的文章，不由你不拍案叫絕。

現憑記憶所及，將廿年前遊蹤記述一點出來。

黃山第一站名「湯口」，距湯口尚十餘里，山的全貌已入望，兩峯矗天，有如雲中雙闕，名曰「雲門峯」，凡偉大建築物，前面必有巨闕之屬爲其入口，黃山乃「天工」寓「人巧」的大山水，無怪要安排一個大門。那氣象真雄秀極了！自湯口行五里，卽入山。

我們入山後，天色已晚，投宿於中國旅行社特置的黃山旅社，一切設備皆現代化，雖沒有電燈，煤氣燈之光明，也與電燈不相上下。從前遊黃山，第一夜宿慈光寺，或云旅社卽在該寺故址，或云寺尚在，距此不遠，未及往觀。旅社過去十幾步便是那有名的黃山溫泉，天然一小池，廣盈丈，深及人胸腹。溫度頗高，幸有冷泉一脈，自石壁注入泉中，才將泉水調劑得寒溫適度，但距冷泉稍遠處，還是熱得教人受不了。天下溫泉皆屬硫磺，黃山獨爲硃砂，水質芳馥可愛，相傳黃帝與容成等在這裏煉丹，溫泉所從出之峯名煉丹峯，有天然石臺名煉丹臺，他們煉丹時所用爐鼎曰杵今猶存在，不過日久均化爲石。溫泉的硃砂味據說便由煉丹時所委棄的藥渣所蒸發。我們浴罷，已疲極，吃過晚餐後便去睡覺，誰有勇氣更爬上高峯去尋找我們始祖的仙跡呢？

第二天僱了三乘轎子開始上山。黃山以雲海著，所以又名黃海。山前部份名「前海」，山後

部份名「後海」，我們是由前海上去的。一路危峯峭壁，紫翠錯落，花樹奇石茂林，蔚潤秀發，已教人目不暇給。再過去，地勢陡然高了起來，有地名「雲巢」，又名「天梯」，不能乘輜，要攀緣才能上。

過了雲巢，我們看見三座大峯，屹立在山谷裏，一名「天都」，一名「蓮華」，一名「光明頂」，平地拔起，各高數百丈，難得的是三峯在十里內距離相等，鼎足而立。我們先登天都，初抵峯麓，見一大石前低從聳，前銳後圓，夾在峯間，活像一雙居高臨下，欲躍不躍的老鼠，是名「仙鼠跳天都」。更奇的對面數十里外羣峯巒嵒間，又有一大石，活像一雙蹲着的貓兒。一鼠一貓，遙遙相對，貓似蓄機以待鼠，鼠似覓路以避貓，天工之巧，一至於此，豈人意思所能及？

天都是一座膚圓如削，高矗青霄的石柱，峯麓尚有若干石級，再向上便沒有了。人們就石鑿蛇逕，蜿蜒盤附而升，很危險也很累人，與夫每人腰間都繫有白布，展開長約二丈，原來是給遊預備幫助登山用的。他們將布解下來，叫我們繫在腰裏，或牽在手裏，他們執布的一端在前面拖掣，我們便省力多了。即不幸失足，也不致一落千丈。以前黃山有專門背負遊客者，以布襁裏遊客如裹嬰兒，登山涉嶺，若履平地，號曰「海馬」，惜今已不見，於今這類布牽遊客的，只能喚之為「海蟻」或「海蛛」吧。

雖然有與夫相幫，仍然爬了兩個鐘頭始能到達峯頂。那峯頂有一石室，明萬曆間有蜀僧居此



室，樹長竿懸一燈，每夕點燃，數十里外皆可見。不過油燈光弱，或以爲若能易以強力電炬，整個黃山都將成爲不夜城了。不過我以爲天有寒暑晝夜，人有生老病死，乃自然的循環之理。我頗非笑中國道家之強求不死，也討厭夜間到處燈光照得亮堂堂，尤其山林幽寂處，夜境之美無法描寫，用光明來破壞，豈非大煞風景麼？

峯頂稍平坦，周圍約三四丈，是名「石臺」，我們站在這臺上，下臨無底深壑，不禁慄慄危懼。但眺望天都對面數十里外那些羅列的峯巒，又令人驚喜欲絕。

那些峯巒，名色繁多，有所謂「十八羅漢渡海」者，最逼肖。羅漢們或擔簦，或橫杖，三個一羣，五個一簇，有回頭作商略狀者；有似兩相耳語者；有似伸脚側水淺深者；有似臨流躊躇露難色者；每個羅漢都是古貌蒼顏，衣袂飄舉，神態各異，栩栩欲活。或將謂山峯肖人，容或有之，擔簦橫杖，則又何故？不知黃山多古松，兩株側掛山肩的，一株仆倒山腰的，看去不正像簦和杖麼？至於海，便是雲海。不成海的時候，迷漫滄勃的雲氣，黃山也是隨時都有的。這番話恍惚見前代某文士的黃山遊記，事隔多年，記憶不真，隨便引引，請讀者勿罵我抄襲。

下了天都，我們踏過一條很長的山脊，人如在鯉魚背上行走，既無依傍，又下臨無地，側身翹趾，一步一頓，幸與夫出手相攬，不然，這數十丈的怪路恐渡不過去。

我們早起後在中國旅行社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爬了一上午的山，飢腸早已碌碌。將託旅行